

中东“和解之风”为何未吹到北非

文/赵军 舒梦

近些年，中东地区长期以来的紧张局势呈现持续缓和势头，多国走向和解。但此轮和解势头主要发生在中东地区的亚洲板块，在其非洲板块国家并不明显，部分国家内部矛盾甚至愈发尖锐。例如，阿尔及利亚与摩洛哥的断交危机自2021年起延续至今；埃及、埃塞俄比亚与苏丹围绕尼罗河水资源争端矛盾持续；利比亚国内“热战”和“冷战”交错，时断时续。为何北非没有像西亚地区那样出现“和解潮”？

“和解潮”影响局限

中东“和解潮”可视为该地区和平力量聚沙成塔的缓慢历史过程，其起始远可追溯到1979年埃及同以色列实现和解，近则为近几年地区国家间多对尖锐关系的和平重构。此轮和解主要是三对结构性矛盾关系不断调整的结果，即阿拉伯国家与伊朗、以色列及土耳其等非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和解，叙利亚与其他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和解，卡塔尔与埃及、其他海合会国家之间的和解，以及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该地区伊斯兰教逊尼派与什叶派等宗教教派之间的和解。

当前地区国家的和解方式主要是弥合政治分歧，恢复外交关

系，并试图将以往的对抗关系转化为全面合作发展关系。然而，这些举措应被视为管理冲突和减少本国经济脆弱性的蓄意调整，地区国家间长期存在的核心矛盾与对彼此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并未得到根本解决。可以说，只有通过持续性的政治投资，这种地区内部的张力降级才可能变成真正稳定的区域秩序重构。同时，如果没有国际支持，这些地区内部的关系缓和也可能被瓦解。一言以蔽之，中东地区能否获得持久的和平稳定，此轮“和解潮”尚无法给予最终答案。

易被忽视的交叠之地

除“和解潮”的自身局限性外，中东地区非洲板块国家的结构性矛盾受其影响并不明显还有以下三点原因。

第一，中东亚洲板块与非洲板块国家所关切问题存在本质差异。从该地区亚洲板块国家的和解情况看，各国主要是面临政治或意识形态问题。这些国家在长期斗争中，出现了“争虚弃实”的情况，若对抗持续很可能将全面双输。因“斗争疲劳”，在新冠疫情反复、美国中东收缩战略持续、域外大国地缘政治竞争加剧等因素的联合推动下，中东亚

洲板块各国普遍选择采取前所未有的和解措施，保护并拓展本国现实利益。而该地区非洲板块国家面临的分歧则更多是难以解决的历史和现实问题：一是领土和资源之争。例如阿尔及利亚与摩洛哥曾多次尝试和解，但均未成功，其主要障碍是西撒哈拉地区的主权归属问题；埃及、埃塞俄比亚与苏丹围绕埃塞位于青尼罗河上游“复兴大坝”蓄水和运营规则的争端则关系到尼罗河水资源的重新分配。二是国家领导权力之争。在该板块国家内部，部落意识向国家认同的转化仍较为滞后，苏丹、利比亚两国内战不断，均因其国内政治派别试图以武力夺取国家最高权力。

第二，域外大国对推动非洲阿拉伯地区内部和解意愿不高。非洲阿拉伯地区通常被视为中东和非洲的交叠之地，经常为研究非洲的学者（多关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研究中东的学者（多关注西亚地区）所忽视。从历史沿革来看，非洲阿拉伯地区乱局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国家在殖民时期煽动民族、部落冲突的遗毒。例如，马里的图阿雷格部落在殖民时期与宗主国法国保持着联系，现该部落已成马里北部分离主义叛乱的主体力量；苏丹频繁爆发内战也与英国在殖民时期留

下的历史隐患密切相关。目前，美国、俄罗斯、欧盟等域外大国与国际组织，对非洲阿拉伯地区事务关注度相对有限，北非在各大国非洲和中东战略中的重要性排序尤其靠后，这也在大国的现实行动上有所反映。在此轮中东“和解潮”中，大国充当了重要的外部推手。如2020年9月，以色列与阿联酋、巴林等阿拉伯国家在美国的调解下签署《亚伯拉罕协议》实现关系正常化；今年3月，沙特和伊朗在中国斡旋下宣布恢复外交关系。但在北非地区，美国在调解埃及、埃塞俄比亚与苏丹的争端中采取“偏埃及压埃塞的做法”，受到后者的强力反对，而欧盟等其他外部力量不愿介入其中；对于苏丹内战，虽有众多外部力量试图调解，但目前尚无内战双方均信任的第三方；在阿尔及利亚与摩洛哥关系紧张的背后，是美国承认摩洛哥

对西撒哈拉地区的主权并以此推进以色列与摩洛哥关系的正常化，而阿尔及利亚被认为与俄罗斯关系密切，在乌克兰危机持续与美俄博弈的大背景下，阿摩关系分歧亦难以弥合。

第三，非洲阿拉伯地区内部缺乏必要的和解条件。一般而言，区域国家自主和解需要三大必要条件，即国家领导人之间能够展开积极对话、地区各国政府联合制定实施共识性政策，民间经济和社会交往频繁。其中，国家最高领导层之间展开持续性的积极对话最为关键。但当前一些非洲阿拉伯地区国家领导人正相互对抗。例如，阿尔及利亚总统特本拒绝与摩洛哥首相或国王进行和解对话；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让一度拒绝与埃及总统塞西会晤等。此外，尽管非洲国家的自我意识正普遍觉醒，但北非国家因普遍深陷矛盾纷争，尚无国家

能发挥带动作用促进内部和解。如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等国依然处于争夺地区领导权的政治逻辑中，缺乏与彼此和解的内驱力和现实条件。

并非毫无积极影响

然而，中东“和解潮”对北非并非毫无积极影响。一些北非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中东“和解潮”。例如，埃及与以色列关系实现正常化、同叙利亚在今年4月展开复交谈判等。与此同时，非洲阿拉伯地区内部也出现了部分和解迹象。例如，今年8月20日，利比亚中央银行实现统一，这给该国内部民族和解带来曙光；8月27日，埃及、埃塞俄比亚与苏丹恢复举行有关水资源争端的三方对话。但从总体上看，北非国家之间的核心矛盾尚未出现真正的和解态势。例如，阿尔及利亚与摩洛哥仍拒绝任何第三方调解其矛盾；埃及—埃塞俄比亚—苏丹三方对话机制虽然重启，但尚未取得任何实质性突破；苏丹、利比亚等国内部争夺最高权力的态势并未随着目前的国际斡旋取得实质突破。

综上所述，尽管有中东“和解潮”加持，北非国家由于缺乏内外利好条件，其内部和解趋势恐难在短期内出现，此地的全面和解恐怕要来得更缓慢、更含蓄。■

（作者分别为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教授、助理研究员）



2023年7月13日，埃及总统塞西（右）会见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会后双方就“复兴大坝”问题发表声明。

供图/Chinao